

民衆周刊

第一卷 第一期

一週間

直搗桂林

謝世錄

陳公博與周佛海
的暗爭
我在此俘擄營

薛日登

盟軍在印度

中國的秘密武器

在美受訓中的中國空軍

他們來自戰場

沈寂·石琪·蕭羣

湘西大會戰

漫談內地報紙

在江西南鄉鎮上

一週問

郭 剛

每一個角落裏。

現在當一般人舉行慶祝世界和平的時候，眼光較遠的人，可能又在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有飛機，第二次有原子炸彈，第三次更不知有什麼恐怖玩意，也許說不定在一分鐘之內可以將世界整個毀滅。

到那時候，人們也許不會再嚷嚷，強權的結果無非叫自己也毀滅掉，你會看見過渡武者成功過？像拿破崙，希特勒？

爲着保障人類永遠和平，一切帝國主義侵略思想應當澈底消滅，而各國負責的統治者更是把握這任務主要的關鍵者，他們可以使世人安居樂業，可是如果他們的政策走入歧途時，也可以使千千萬萬生命受到摧殘。

世界局勢在動蕩中，戰事雖然結束了。但隨着和平而來的是一連串國際紛雜問題，五強外長會議已經召開了不少時日，但一直未能有具體解決方案，最近傳說三頭會談又將舉行了。國際間的事件應當開誠佈公地商討，如果一味橫加要求，別人可能因爲息事寧人起見而勉強答應，但這結果徒然爲未來埋一條糾紛之導火線，可能在十年以內，戰爭的烽火會再度蔓延到世界的

殖民地問題是最近國際間一個重要課題，雖然舊有的統治者還戀戀不捨以往奴役的政策，但殖民地居民要求自由獨立的呼聲已普遍地發展開來，舊日的主子如果不明瞭這種潮流的趨勢，失敗是必然的。

翻開報紙來看，孟買發生暴動，朝鮮的情勢一度也頗緊張，其他像馬來、菲律賓，這種因爲爭取獨立的奮鬥都如火如荼地展開着，在這紛擾狀態中而特別引起我們注意的乃是西貢事件，我們很難說，安南土民這種鬥爭的方式是否正確，他們中間可能有若干叛逆份子受到野心份子的指使，但那種不屈不撓前仆後繼的精神却是值得我們同情的，安南的土人已給有一種新時代的覺悟，他們不願再繼續受法人壓迫，爲着這種信念，他們寧肯流血；死傷；但那批從前殖民地主子法蘭西的軍隊依舊想藉武力鎮壓會迫，他們爲什麼不能稍爲變得聰明些，難道過去敘利亞事件還不夠給他們教訓？在雙方衝突中，倒幕的怕祇有中國人，華僑在西貢堤岸一帶佔據相當數目，現在他們的性命財產完全陷于危險狀態中，盟國軍隊既無力予他們以援手，那末爲着保護我們的華僑，我們有種派兵前往，我們並沒有佔領別人領土的野心，對於隣近各弱小民族，在可能範圍內總願意儘力扶植，越南北緯十六度軍事佔領地帶，我們就本着這信念朝上去做，在原住民間我們建立了相當友好關係，你祇要看，爲什麼河內海防一帶治安異常安定，而偏爲什麼西貢就會發生那麼多紛擾？

你怎麼也不會相信，暹羅的警察竟會因爲禁

止華僑懸旗慶祝而開槍射擊。而這事件的發生又恰巧在暹總理發表重建中暹友好關係以後，對於這次衝突我們不能不表示相當遺憾，暹羅這國家一再模仿日本，處處表現一種濃厚軍國主義思想，反華運動幾乎成爲他們近年之一貫國策，在暹羅住居的華僑大概永不會忘記他們種種苛刻的虐待，太平洋事件發生後，牠幫助日本狐假虎威，現在世界和平了，而對於我國華僑竟還有這種仇視態度，這實在叫人忍無可忍，爲着澈底打倒暹羅這種納粹殘餘勢力，盟國永久管制是必需的，我們倒不一定想奴役別人，但對於那種讀武專制國家，我們應當給予相當懲罰，特別對於我們中國人，這更是件切不容緩的問題，我們有着二百五十萬以上的華僑，還有數目相當龐大的資產，在現在我們勝利的時候，我們更不能，而且也絕不願意忍受這樣小國家對我們僑胞所加的侮辱與虐待。

大批漢奸被捕，人心大快，于是多日的秘密爲之一掃而空，最初大家對於政府的措置頗感懷疑，然而這種憂慮在現在可以完全釋放了，本來立國之道首在綱紀，如果對甘心附逆爲非作歹的人也抱着寬恕態度，那末以後人們全可以賣國，全可以勾結敵人，那時候國家的紀律還成何體統？像法國那麼個國家，他們面積比我們小上數十倍，逮捕的好逆也在萬數以上，而且即使像年高望重的貝當也照樣判處死刑，站在正義立場上，對於附逆的漢奸，沒有人情，沒有寬容，他們過去怎樣爲害國家，怎樣漁肉人民，人民在苦難中經歷過那麼多酸辛時日，他們現在決不能再放任

那批從前爲非作歹的好逆搖身一變之後仍然剝削他們，這次漢奸憲法條例，我們認爲相當頗全事實，如果能逐條辦理，老百姓終算也出了口氣。

▲ 法幣同中儲備幣比價訂立以後，市面上終算安定了一下，能可終嫌太慢了一點，各物價目紛紛已經漲上去。上海的商人永遠是聰明的，他們永遠忘記不了這謊言，爲自己找機會，從前他們發足了國難財，而現在因勝利又撈足了一包，吃虧的永遠是小市民階級，他們手裏既沒有美金票，也沒有法幣，但物價却一個勁兒朝上飛漲，錢市長雖然三番五令恢復九月十二以前物價，但行其來怕又不是太簡單的事，如果不大刀闊斧地幹一下，商人還不够機靈，要求不漲漲上去，再落下來，你相信？

▲ 工潮在上海鬧得很嚴重，而且看情形頗有蔓延開來的趨勢，起初是百貨公司，隨後連電車公司，紗廠等等也傳佈開去了，這幾年來，一般公司雇員待遇的非薄是事實，他們往往辛苦了一整天，而所得還不够維持自己起碼生活的，資方的理由也很多，然而他們往往過份忽略工人最低限度的要求，勞資雙方的鬥爭就不得不變得激烈化起來，對於工人的清苦，我們願意寄予最大的同情，但對於罷工手段的採取似乎值得商榷，在這過渡時代，如不不留心的話，很可能爲野心家所操縱，話說回來，彼此儘可好好商談，政府當局更應當從容予以善意的折衝。

▲ 由罷工問題想起公用事業國營的必要，上海在過去租界時代，外人憑藉其特殊勢力對各公用

事業處處予以把持壟斷，現在雖然這特權時代已經過去了，但頑固的外國人仍然還夢想以前那種黃金時代，最近聽說過一句這樣的話，法商水電公司在工人罷工後，他們預備完全置之不理，他們的回答是：「罷你們罷工好了，反正沒有你們，我們還好在用白俄」，如果這話真實，也未免太有點蔑視中國人了，時至今日，我們不能再允許外人壟斷中國公用事業，如果還想保持以前那種優越感，那末我們也得說一句：「對不起，外國的老頑固，請你滾蛋吧！」

▲ 某大學開除學生廿餘人，罪名是在暑期學校時行爲不檢云云。被開除的人一時弄得莫明其妙，想來想去總想不出究竟幹了點什麼有損學校名譽的事，要不或者就是因爲助學金的事忙得太起勁了些，所以對校長有點那個，被開除的學生在平時大都是品學兼優的人，不知爲什麼得罪了校長，于是一想之下「張命令一停止入學」在開除前某大學門口曾發現有一「打倒漢奸……」之標語，據說其中一定有暴徒搗亂，其實貼上標語也算不得什麼，假如自己沒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很不必那麼戰戰兢兢，如其以爲開除個把學生就能將事情了結，那也未免有點自騙騙人，天下人的嘴雜道就能完全遮住。

▲ 上海似乎比以前更熱鬧了，街上到處擠滿了人，即國軍隊特別多，夜晚時常三三兩兩吃得醉醺醺，唱些莫明其妙的玩意，或者大吵大鬧，在三輪車上跳來跳去，美國人也許過份天真，看見有黃包車經過，于是一拍其照，見着中國女人，也會咧着臉讚他一句「頂好。頂好。」美國人對

中國的文明大概祇欣賞到這點，以後當人他對中國的印像時，我想他大概會回答：「車，女人」。除此以外，大概還有上海人會國話的真多，連寶報的小孩子也會向他打「哈囉！」

▲ 開軍的數目增大以後，上海的娛樂事業呈現畸形發展，幾乎所有舞場，酒吧間都告客滿，聽說美國士兵一個月可賺五六百美金，折合起碼備票來，幾乎達一萬萬，拿這數目在上海用，自然市面上鬧得，都儼然富翁了，他們可以毫不吝惜地一擲百萬金，乘三輪車給一塊美金是常有的事，這結果固然使一般老板們發了財，但可苦了小市民階級，以後倒是可以安份地在家待着了，你喝得起，一瓶啤酒幾十萬，你應該識相點，連我們踏三輪車的同胞也不願免你的生意了。

▲ 非但三輪車你坐不起，而且即使坐，有些地方你也無權通過，在國際飯店那一帶，據說祇有盟僑的車輛可以通過，你沒看見過，有時黃包車夫因爲不留意穿過封鎖線，馬上會有警察老爺之以拳頭，他看樣子是黃面孔的人，但他似乎振振有理，他會朝你仰起臉，「媽的，這是什麼地方？」在租界收回以後，而且又在我們也被光榮地列入五強之一的時候，有這種事，我們總不大敢相信，然而這又似乎是真的事實，爲什麼？不曉得，爲保護盟僑的安全，或者我們又重新開始他們一個小租界？

▲ 陳逆公博裝假死，逃亡日本，現據於被捕，你逃得開中國，但不能離開地球，你愛護你自己的身體，別人不能原諒你的罪愆。過去享樂者是你，受苦的是小百姓，作福作威的是你，困苦磨難的是我們。現在，整個天地來了一個大翻身，受難者應該享福，享福者應該受苦，這就是說一切做漢奸的（包括通敵，奸商，甚至屯戶，）應該給與嚴厲的處罰，否則，天理何在，國法又何用？



直搗桂林

謝世欽

作者小傳

作者於南京中央陸軍學校高等教育班第四期畢業，抗戰期間曾任排、連、營、參謀長，參加武漢會戰，湘西會戰，鄂北會戰，鄂西會戰，桂林總反攻，抗戰開始時，作者為營長，廿九年為五十五師一六四團團長，一二一師參謀長，本年六月任現職九十四軍第三六一團團長。

桂林之克，謝團長親身參與。現經本刊熱誠要求，特撰寫「直搗桂林」一文，洋洋萬言，逼真而又生動，足為本刊增色，也為近頃唯一名貴之作品，特向讀者鄭重推薦。



一 桂林的外圍

廣西全省正當着越城，廬都，萌渚，諸嶺的陽面，和句漏山脈的陰面，整個區域都給峯巒岡陵占領着，境內有黔，鬱，桂，柳各江縱橫貫注，因此而成爲一塊邱陵性的平原。在省治的東北角上，桂江的上源，有那麼一個山水甲天下的名城桂林，誰都知道它的風景可稱全國翹楚，祇要通過桂林的，誰都不會忘了在那一大塊莽莽蒼蒼的原野上，亂堆着許多大小不同，奇形怪狀不連貫的崖山，這崖山的堆成，給軍事上的影響很大，第一個影響是因爲崖山不規則的亂堆，使得不熟悉路徑的容易迷失方向，阻潰你的行動，使你不知所措，而判處亂竄，第二個影響是懸崖碎石，無路攀登，不能作戰門間地形地物之利用，可是，要是時間餘裕，鑿成掩體工事，用死守的方法，那也有相當價值的。

二 桂林在軍事上的重要性

抗戰軍興，湘桂，黔桂路綫暢通以後，桂林便成爲東南軍事上的戰略要點，無異爲遠東的史太林格勒。五嶺山脈盤結於湘桂界上，綿互雄峙，它的右側背便有了安穩的依托和屏障，桂穗路通車之後，它便把握着粵，湘，黔的要塞。

以攻勢上來說，佔據桂林，以此作出發點，則可以沿鐵路綫推進，直下柳江，由柳江南下，直迫邕寧，更出龍州，撫鎮南關而入越南。由柳江西出宜山，通南河，逕窺黔南門戶，若用奇出色，則昆明亦在動盪中。

以守勢來說：佔據桂林，可以作柳江強有力的支援，更陳兵於湘桂界上，據險設防則任何大軍部隊，不敢向右進窺湘衡，向左攻者藉以圍廣州。

三 長途行軍

這半年來我們在不停的活動中過活着，在戰鬥中過活着，直到敵人無條件投降，飛機降落大場機

揚之後，才稍稍息下一口氣。

大反攻的開始是由貴州的東路出動的，那是一個黨飛草長的落花時節，四月下旬，敵人想粉碎我軍總反攻的企圖，先發制人，便在湘西發動，擬佔我芷江飛機場，進窺黔東，除正由桃花坪，洞口，安江等地發動大量攻勢外，更由右側集湘桂綫上精銳部隊一支，出新寧，城步，向綏寧，武岡，武陽竄擾，以牽其正面作戰，而直取芷江。

我軍負責擊擊這一批流寇的使命，五月趕上武岡城，在路上遭遇了，可是這無東瓜不難，一碰便溜了，接着跟蹤追剿，猛攻龍田，圍攻高沙，趁其不備，直將他們趕出武岡邊境，當日湘西的大捷是總反攻勝利開始的第一聲！

五月中旬，凱旋武岡城，六月初奉命移駐靖縣，而龐大的光榮的任務（攻略桂林）又臨臨到軍士們的肩頭。他們沒有愁怨，只有歡欣。

既而在將出敵的前幾天，天氣很不和，驟雨不止，又忙換裝具，領械彈，白天及夜晚都忙得，終於在七月一日，我們急促地踏上光榮的征途。崎嶇的龍勝，路長五百六十華里，道路橋樑多已破壞，但我們爲了神聖的使命，日以繼夜的六天徒步，我們到達了目的地。

敵人依山據險，構成堅固工事，越嶺爬山，偵察很不容易，而且期限迫促，使於短促的三日內，陣陣完成攻擊和其他的準備，於七月十三日，與對敵展開進攻。

四 戰鬥經過

前進！前進！

十月十一日，我們從崎嶇的山地裏繼續地運動着，一條曲曲折折的小道兒，堆滿了泥漿，步兵手扶着棍兒一步一步地跋過山崗，穿過山林，有些地段在黃泥漿裏却滾了不少的士兵，最可憐的是砲兵的士兵們，他們每天和着與氣餒，地形掙扎，驢馬一匹一匹地落在河裏，跌在深不可測的懸崖下，馬背上所負的軍品，移到士兵們的肩上，加重了每一個人的負擔。

七月裏廣西地方的天候，在一天的時間中，乍晴乍雨，每個人的身上，濕了又乾，乾了又濕，當衣服裝具要乾的時候，陽光射在地面上，射在

每一個人的身上，熱氣從地而上升，從人身上蒸發着，急病隨着增加了，當攀登一個高高的山崗時，却須要加足了一切身上所有的力量，滿頭大汗，氣喘吁吁，如果得到在叢林中的道上去運動，那簡直是等於在天堂的道路上了。一陣強烈的太陽才把行李的水份晒乾，接着又來了一陣暴雨，衣服打濕了，一切行李加重了，脚步越覺得沉重，三步兩滑跌，前呼而後擁，在這種天氣裏行軍，真的够人費勁。

經過了一天，我們在十二小時的行軍中，漸漸地靠近了前綫，道路的狀況愈益惡劣，絕望的孔道上被破壞了，所有的馬匹，都須卸去裝具，然後從山底的河水中潤過，慢慢的走到另一個可以行走的地方，又才把裝具負起。這樣的境况，使我們行軍受到很大的阻礙，我們爲了保持戰力於戰場上的使用，我們決定把行程縮短，同時可以作明天行動的一切準備。十二日下午三時進入了宿營地，石灰壘上屯士兵，讓我們在短促的時間中迅速地作戰鬥的諸準備，當夜情報員的活動，民運的緊張，民工道路修復隊的徹夜工作，警戒的森嚴，一切都進入了戰鬥直前的狀態。

七月十三日天空籠罩着大霧，細雨不斷地紛飛着，我們在伸手不見掌的辰光中出發了，人員武器馬匹都着上偽裝，越向前走，精神尤覺得越緊張，事情也就越多，情報不斷傳來，供給了不少可貴的資料。使攻擊計劃，更臻於妥善。

宛中捉覽

七月十四日，王能村是宛田公路旁邊的一個村落，是敵軍需軍械囤集所，前面斜橫宛田大嶺，後面背靠着大王山。昨天第三營攻佔了宛田大嶺，今天，在一個陰暗的日子裏，第一營很輕快地把大王山四七四，二五高地擊下，於是王能村這個所在全被我軍包圍起來了。

在黃昏，滿有詩意的黃昏，轟轟隆隆，一夜鬧到天晚，眼見得王能村的房子斷樓折壁，處處着火，塵煙瀰漫，真令人痛快，我們全團集中砲火轟王能，敵人走頭無路，竟與砲彈同毀於盡。

宛田大嶺的全武行

七月十八日，在一個露重深寒的半夜，敵人偷偷摸摸地搶上山來了，送來的刀頭肉，爬脚都找不判，因爲守土有責，我第三營的血戰展開了，

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我們有的是衝鋒炮，待敵人走進，就給牠「塔塔塔」一陣掃，只見牠們一個個仰面翻倒下去，像屠行裏清早宰的豬子那樣，可是，敵人真够頑強。不斷地前仆後繼。在拂曉，在宛田大嶺的山頭，肉搏之幕開始，一霎時投手榴彈，打擲榴彈，拚刺刀，抱腰打滾，弄得天昏地暗，結果，還是敵人不中用，被衝鋒砲，小型迫擊砲，打的落花流水地滾下去。吃酒兩邊醉，打死牠，把我們也累壞了！

魯迅的話

宛田大嶺的攻擊，本團是奉令歸李師指揮，至廿三日，奉到編建的命令。由宛田判岩山城，路是那麼地迂迴屈折，且多麓嶺的障礙與挖斷的破坯，人馬運動其間，大有行不得也之感！但，這是軍人！這是軍令！沒有一難「字可言，走不得也要走，爬不得也要爬，官兵們在烈日下暴雨下挺進着，我記得魯迅這樣說過：「路是由荊棘叢中走出來的。」這話却是針對着實際而發，要是沒有創造者和力行家，則世界，宇宙，人間將類似鬼城。我們忍飢挨餓地奔走了一天一夜，算是到達了目的地，但突進了敵人的心臟，而驅大的任務，又加上我們的肩頭。

羊田山的遭遇

七月廿五日，下着夜雨的急行軍，我們已趕到羊田山，在拂曉，在晨光熾熾中，前衛已到達岩山城，後衛還在羊田山麓，忽地發砲彈由右後方飛來，撒遍田野，於是擔任後衛的第一營即展開佔領羊田山互後面的幾個山頭，而敵人也來來搶山，爭奪戰於是開始。

在這裏與敵人周旋了兩天，終於被我們粉碎了牠的攻擊目的，偷雞不得倒貼一把米，許多屍首拋遍了山腹山谷，許多砲彈被我們擄獲，許多戰力，望遠鏡，皮靴，被我們收據。

衝過岩山墟

七月廿七日，岩山城是通達桂林要隘，敵人一再增援堵堵，想把這一支長勝軍糾纏住，兩天來經三六一，三六二，分頭攻勦，算是死的死了，逃的逃了。但，還有一小股跑不掉的，牠便藏入岩山的石縫中發砲擾亂，位置又在路的兩旁，給大軍通過以極大的威脅，我團便於廿六日晚乘三六二團機岩洞的時候，在火網下，彈道下，靜悄悄地走過。

衝過了岩山墟，靠近着長蛇嶺，我們奉命又作攻擊準備了。

大捷

七月廿八日，昨晚奉命由大廟墟出發，到白鶴村集結。今天氣候特別好，朝陽笑迷迷地由紅霞中透出，和風翻動着野草，令人感想判接進了桂林景物自是別緻！

在每次戰鬥的時候氣候總是昏昏沉沉地，帶上慘戚的容色，可是今天的景色特別不同，令人忘懷了戰爭，這真是象徵着勝利已定，和平光臨！

在清早，團區分作二路，展開向桂林城攻擊前進，第一營進出紅桐嶺，五里街，向西門攻擊，第二營進出唐瀾村，甲宅里，攻向北門。團區屬部隊及第三營在第二營後跟進，在六時全體動員了，一路洶湧澎湃，非常活躍。不上兩個鐘頭，已搶進了桂林城，沿途並未遭受到任何抵抗，因自各個據點被本軍摧毀以後，我三六三又扼着長蛇嶺要害，敵見大勢已去，最近幾日來四處舉會，陸陸續續溜之大吉，而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飄蕩蕩地又出現於桂林市城上空，她是勝利的九四軍機立的！

談判戰鬥經過，以整個軍的全面來細數，那委實數之不盡，本人僅以做個經過，略陳數事，以餉閱者諸君。其他如七月十四日龍江部黎國政克廟坪，丁嶺界等點點，七月十七日長春部繞圍進佔蛇嶺要點，此皆敵人之致命傷，恕我不能詳述。

歸結下來，皆我軍長率將軍以越點攻擊之戰術指導，使頑敵顧此失彼，首尾不能相顧，致使整個的部隊，獨步名城，收勝利全功。

五 戰鬥過程中使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史績

記得在宛田，大王山四七四，二五高地前端伸出的一角，那裏茅草叢生，荊棘縱橫，一個步槍組的人數都容納不了，看去滿不在乎，因為整個的大山大嶺都已爲我佔有，誰知道在這方寸之地，竟換取我們好些大好頭顱，我第一營一向作戰勇敢的幾個排長，班長。在這裏遭受到沉痛的摧

殘！

在碗田大嶺，敵人由養寨大批增援反攻，其勢洶洶，山崩地塌，那是七月十八日的事實。我第三營與第二營之一部，以死相拒，由半夜一時起，到午後二時，未嘗稍歇，尤以拂曉與清晨的一幕，演的更為精彩。肉搏，神技，觸角……，我想各位都看過大舞台上全武行的大鬧朱仙鎮，但，那其間不只可歌而更加上可泣，人家說，戲劇的演出，多半是平添上花絮和驚人的技藝，以博觀衆的同情和歡欣。誰知道，確原是眞的，時間在戰鬥空隙中漏過，午後二時許，敵人力竭了，再上不起手了，更經我存餘的勇士最後一舉，敵軍像滾山豬樣地一個個一串串滾下山去，查這一次增援之敵約五六百人，附砲多門，結果只剩下一百多扶創鼠竄，弄得綠草如茵的碗田大嶺，蒙上一層非人道主義的標幟，血流草赤，屍橫遍野，而我第三營官兵數量，也僅存二百零七，七八兩連的連排長全皆傷亡，無一生還者。可歌可泣！

羊田山的遭遇戰，是倏忽其來的遭遇，我第一二兩營負了很艱鉅的任務，第二營六連一連人奪取一個山頭，在前仆後繼中將任務達成，但一個勇敢的連長和一個排長已掙得收復失地的榮光。

在羊田村的右傍，巍然堆上兩堆新土，那便是兩個第六連連長的埋忠地點。一個是三六一團第六連連長錢凱。一個是三六二團第六連連長廖現。他們前後兩天在羊田村附近爲任務，爲軍人魂而犧牲。他們倆是一二一師多年的優秀幹部，他們滋長在戰爭中，他們身經百戰，他們身上都烙印上許多戰鬥給予的創痕，他們每戰無不身先士卒，他們成仁了，是黨國的損失，民族勝利，自由的鮮花是需要英雄血去灌溉的！

堅苦卓絕

進入了戰鬥階級，物罕人稀，補給綫長，交通不便，輸送困難，致軍需品之供應，皆告缺乏，竟有歷二日未獲進膳者，如羊田山之戰，我二三兩營有一天多沒有進飯，但不吃飯依然打仗，在這戰鬥的羣體中。從未聞有個怨聲，出現難色。

流離失所

淪陷區被敵盤據於長時間蹂躪下，致使我輩耄耋者，老弱致手溝壑，

壯者散於四方，田園荒蕪，屋宇飄零，庭草齊箒，觸目心酸，此爲碗田，公平墟，岩山墟一帶及桂林附近一般狀況，在全所親歷目親者。

一片瓦礫惡臭滿城

桂林爲東南名城，幾年來後方重要機關，軍事學校，大工廠……皆設立此間，花花絮絮，熙熙攘攘，盛極一時，自去冬失守，則昔裝頓改，七零八我軍光復該城後，觸目一片瓦礫，惡臭滿城，是在敵撤退前所澈底破壞，狼子野心，感念曠昔，皆裂心傷，恨極天理！

六 接着桂林之克而來的勝利和平

促成敵人提早崩潰和無條件投降，在國際上誠然有賴於原子炸彈的威力和蘇軍的出擊。在國內戰場的自我觀，則國軍的全部猛攻各地的相繼收復和桂林之克是勝利和平的前奏。

一 桂林外圍的擬點，敵人認爲是他一年來的苦心結構，牢不可拔，據龍勝人民的告新：敵人會這樣誇講過：「一要是桂林外圍這樣好的口隘可利用，那守十年都沒有關係的。」牠們的自信確是這樣。誰知被我軍不出半個月的光景，將它摧毀無餘，使得牠們深深地體會到中國軍隊的鐵拳，越來越沉重，長久支持，只有日削月刻，歸於覆滅。

二 桂林扼湘粵要害，桂林攻克後，我大軍分批攻者梧州全縣瀛東安，親衛陽。使敵人整個東南軍事機樞，將成灰燼。

三 各戰場之出擊，將隨桂林之克而起。

敵人投降因素頗多，本人僅以親歷所得，無私地略陳數端，敬獻諸君，共作參考。

勝利了，敵人屈膝了。國旗飛舞，薄海騰歡，欣欣然迎接着和平的光臨，誠願諸君，同享自由之福，切盼諸君，爲新中國而繼續奮鬥，一個新建造的成功，是靠著勞心勞力者始終無間的奮鬥和努力。勉之！

敬致

民族勝利和平的敬禮！

非英士在滬俘擄營口

薛日登著
汪波譯



R. G. Southerton

作者介紹

作者 R. G. Southerton 先生，英國人，於 Berkhead School 和 Chester 師範大學畢業。一九一三年離英至香港在 Diocesan Boys' School 內任教。一九一七年辭去職務，入英美烟草公司，自一九一四年起入上海工部局教育局服務。一九二五年，擔任工部局格致公學教務長之職，一九四一年，曾假至澳大利亞，歸來時，適值太平洋戰爭爆發，在香港被捕，直至一九四二年七月，始移至上海，先囚禁於愚園路，後移至楊州浦集中營內。

薛日登先生為人和藹可親，甚得學生們愛戴，此次補禁四年之久，全仗關心。今聯合國獲得最後勝利，薛日登先生也重見天日，三番五次要求下，允為本刊特撰「我本俘擄營」一文，將先生之耳聞，目觀，遭遇及認識，一一敘出，誠為近頃不可多得的作品。

回顧過去兩年半被日人的囚禁，很難將紊亂的思想系統地表達出來。當我們和此種驕傲，愚若孩童而又野蠻的民族接觸時，關於被囚禁後的食物、收容、待遇、衣着、和清潔等在先之種種意涵，祇能置之度外。自一九四三年二月初，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尾，日人集中營內的特色有：

- (一) 他們全無準備
- (二) 主要的食物全無供給，尤其對於兒童
- (三) 過分的擁擠，不顧及各人的癆瘵與健康
- (四) 對身體上心理上尤為殘虐
- (五) 關於集中營生活日常所必需的一切物品，既無供給，又無能採辦

(六) 一切應由日人供給的物品，而日人每每利用機會要被囚者自給。事實上，回想過去的一切，這可稱為歷史上獨無僅有的囚禁。日本人

不但不能供給，不能維持最主要的必需品，而且當被囚禁者之本國政府匯錢給他們時，在「慰勞金」的名義下，日人開始剝削他菲薄的津貼，強迫窮苦的囚徒到包辦貨物的日人處和商店去，出異常昂貴的價格，購買他的必需品。所定之貨物，往往故意延遲，當貨物抵達時，法幣已減低其一半以上的價值，此所謂「收容利潤」。從母國匯錢給囚徒時，在可笑的自定的比例下，兌換中儲券，而此款尚需在日本領事館扣留數星期。最後，達到飢餓的囚徒的手裏時，日方貨物包辦者却命令用此錢去置備一水壺。任何物品在運到後要擱置兩月，沒有人敢去質問這供給的物品的價格及質料。經過這些阻攔，法幣在價值上很快就低落了。以上所說的幾項，是我在愚園路集中營內之所見，而將其寫述出來。

缺乏準備和在供給簡陋之必需品的極端的草率上，是日本當局的特點，這局面，使有錢的囚徒只得自己購買必需品，而無錢者就什麼都沒有。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八日，初次禁錮時，被供給的祇有四兩的圍牆！事實上禁錮的最初時期也能視為餘時的榜樣。我們接到命令，在某規定時間刊集

去，然而日方任何運輸的幫助也沒有，每個家庭需要自己設法輸送人們和行李，從上海各地運到集中營去。

到達時，人們被分派到宿處，沒有床鋪，沒有臥具，沒有各類的器具，沒有椅子，沒有桌子，沒有掃帚的器具，甚至電燈上沒有一個燈泡。和這同樣缺乏準備的情形，繼續了兩年。這類最無恥最醜惡的例子，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全集中營人被命令迅速移動到上海另一角的新集中營去，這件事發生以後更是蒙目彰然了。在抵達這新的集中營時，真是十足的不可言喻的混亂。日本軍隊在我們搬遷時移出，但是他們帶走了一切物件，住宿的屋子不能用，沒有廚房，很多處自來水完全不流通，沒有燈，電線也被拆去，一切全很混亂，污物和垃圾撒滿一地，衛生設備一些也沒有，在一種狼狽的狀態下，開關乾塘，僅有的一些破布不能用以工作。連一切最細微的物件需有被囚者自己去配備。而由這些老年人，婦女兒童們來做這些事，其結果簡直不堪設想。

從開始起，被日人的囚禁中最惡劣的特色，是食物的質量上全然不堪設想。當我們被迫僅靠日軍發下的日糧來維持生命時，一大部份人民將死於飢餓下，這是一件實實在在的事。幸運地，我們的一「聖母」——英美政府，從瑞士領事館方面，能夠時時來挽救我們苦楚的處境，大半主要的食肉，和一部包件是由家裏送來。猶使我們感激的是在上海的中立國和一些中國朋友，他們經常給大部份被囚者送來一些包件。將來我們是不是一定酬謝他們，這一點我們不論，這最簡單的事實是他們確確實實救了我們的性命，而這件事我們決不忘記也不再能忘去。日人分派的食糧純粹是胡鬧，在開始時，那食物不能下口，由發臭的黑魚，飯和一些蔬菜混合而成的。後來，一個短短的時間，那食物少稍減進了些，豬肉和其他肉類也有極低數量的供給，但是數量方面總不夠在一天內吃上兩頓，在被囚禁的後一年，這菲薄的口糧祇有以前的一半！肉類減少到每天祇三兩半，連骨頭在內！有時，即使這菲薄的肉食竟是腐爛的，使身子虛損不堪，而日人從來不給與調換，被囚者祇得如此過去。



我們的醫生屢次呈上去嚴重的報告，缺乏維他命和食品缺乏熱度，但是這些報告從來不受他們注意，這很可惡的，難道它們被送到比集中營軍官辦事處更遠處去了嗎，日本是一個奇怪的民族，在報紙上每件事情全刊載得很清楚很完美，而實際上完全沒有實行。在囚禁的第一年期內，我們看到一張餐單，包括每天一個雞蛋，牛奶或人造奶油，菓子醬等幾項，可是這些東西從始至終沒有供給過。我不能說他們在做些什麼，我也不能說他們是不是還把這張餐單保留着。人們可以想到：要不是那些項目寫在餐單上僅僅爲了好看些，那天日本政府是確實供給的，不過沒運到被囚禁的手裏而已。雞蛋，牛奶，菓子醬，所有這些東西，全由被囚者自己出高價買來。有一次，大量的上等菓醬由日本領事館運來，而我們每罐付三十五元，這時，市場上的櫛價低得多呢，另一次，日本領事館運來小瓶的菓子醬，看守者把它保藏了一個星期左右，當其時，他們吞沒了大部份，把剩餘的賣給集中營的人們，所出的價錢連他們自己吃去的在內還要超過。總括日人糧食的供給，他們在一天內僅僅供給一餐，包括在腳邊鋪下才看得見的肉類，一些飯，和少量的便宜的蔬菜，有時，這些食物不能再吃時，他們也不掉換。無論如何日人不供給早餐和晚餐。全體觀之，麵包的供給尚稱不差，但很多次，當這麵包不能再吃時，也沒有替換的，也不供給在麵包上的食物，因此沒有金錢沒有朋友的人祇得吃乾麵包，日人食糧供給惡劣的特點，人們將會

在對兒童，老年人，和病人考在後看到。愚測路是兒童的集中營，這裏有二百五十個不同年齡的兒童，包括大部份二歲以下和很多新誕生的嬰孩在內，將生產的母親們從別個集中營送來，可是，在整個被囚的時期內，日方當局供給的食物是沒有一種適合於孩童的——沒有麵食，沒有牛奶，沒有牛酪，沒有水菓。當做父母的有了錢，他們給孩子們買些不能少的主要食品，但金錢是隨時拮据，甚至完全沒有，他們就不能買，特別是物價時時增高，這情勢引起了大大恐懼。

(未完)

我 國 的 秘 密 武 器

蕭風

「中國人也有什麼秘密武器！」你不信是不是？其實又何必那麼固執，你難道以為中國人，就一直是低能者，中國的武備永遠在世界上是簡陋的，嶺劣的？

自然，向你解釋似乎是件頗費唇舌的事，因為你本身有那麼個成見，你看不起中國人，你更看不起中國軍隊，照你的話、中國這次勝利完全是發了一筆意外財，我們實際上就沒擊攻任何一個日本兵。

讓我們看下頁的圖片，這是我們國軍最驚人配備之一，我們雖不必誇張這是我們自己的發明，然而有着這種無比配備，在我們終不能不感着相當驕傲。

我們先說「火箭筒」，這是一種最犀利的武器，在三百公尺以內，不管你有如何堅厚的壘牆，但祇要火力發出後，馬上就會爆炸，火箭筒有着超特性能，而且越是在毀滅堅固的防禦物時更有着驚人的效果，我說給你聽不信，即是三四十層的厚的鋼板也能毫不費力地穿過，當我們第一次在前線使用的時候，敵人為那兇猛的火完全怔住了，這近于傳奇的故事，你覺得我是說笑不是？但這又完全是事實。

再看「火箭發射器」，這是用三個鐵管組成的東西，其中兩個是火管，另一個是氧氣管；火管的熱度本就很高，現在再加上氧氣助勢，自然更是火上加油，威力無比了。火箭發射器外形如普通步槍，體積小，使用輕便，但別小看那玩意，它可以使極厚之鋼板溶化，而且射出來又是那末神不和鬼不覺，像要着魔術似地。

我還要說到「八二迫擊炮」。這是現代兵器中口徑相當大的一種，我們普通使用的最多為六十口徑，這種迫擊炮體積也不太大，在戰地攜帶起來相當方便，它的最遠射程距離可達二千八百公尺，在此距離以內，不管遠近，都能收得驚人的效果，原因是在炮彈發

出時，它往往成爲高度拋物線形，所以時常在距敵人極近的距離，炮火會得忽而從天而降，而且它有着「雙重瞄準器」，射擊起來幾乎百發百中，被射擊的敵人往往會弄得手足無措，想發炮反擊，但不容易尋着目標，「八二迫擊炮」發射時火光甚微，所以很難辨尋其方向，它本身似乎就是一件極好的隱蔽物，時常會在不經意間給你重重一擊，等到你真正地弄清楚時，炮的陣地又早已遷到別處去了。

我們使用新型的武器當然還很多，恕我不願意通盤馬上洩漏給你，上面的三種是我們國軍常備的武器，後來運的九十四軍就配備的有。

靠着這種秘密武器，戰局遂開始作着劇烈的轉變，從前我們祇能乾瞪眼瞧敵人的機械化部隊在河川倒處馳騁，但到今年起，敵人却爲我們那優美的配備不得不驚惶失措了，敵人起初也像你一樣不敢置信，但等到炮火施擊到他們身上時，他們却不得不表示佩服了。

讓我舉一個例，在過去我們打死一個敵人，我們的軍隊起馬要傷亡五十名，但到今年春天起，情形開始反過來了，如果我們死傷一名，敵人至少要死亡三名乃至五名，由這一點，你可以看出我們新兵器的威力了吧！

是靠着這種秘密武器，我們的反攻作戰獲得了極大成果，你試想在兩三個月以內，我們會推進了不下一千多公里，這種驚人的速度在世界戰史上，將永遠值得誇耀，我們陸軍的堅強亦將在這次戰鬥下留給人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

我們部隊的士兵都確信，即是敵人不投降，我們在今年年底以內也能將敵人驅至境外，他們都爲那敵人過份迅速的屈服而表示惋惜了！

要緊，我們的秘密武器還可以擊退更多的敵人，爲世人製造出無數動人傳奇的故事！



○ 姿 雄 軍 國 ○



○ 器 射 放 燄 火 ○

· 攝 平 正 康 ·

我 們 用 此 奠 定 了 和 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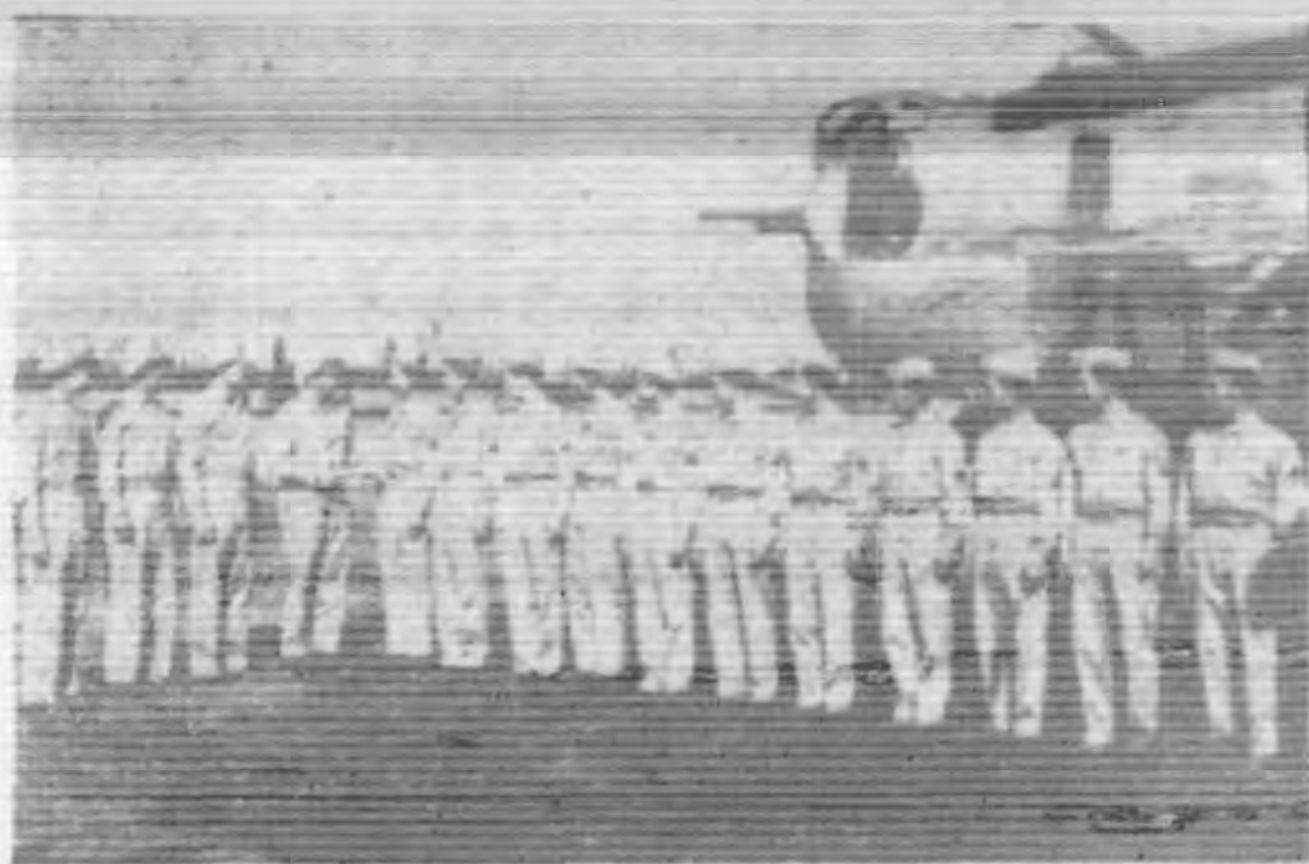
○ 火 箭 筒 ○

我 們 用 此 打 退 了 敵 人

○ 八 二 迫 擊 炮 ○



中國空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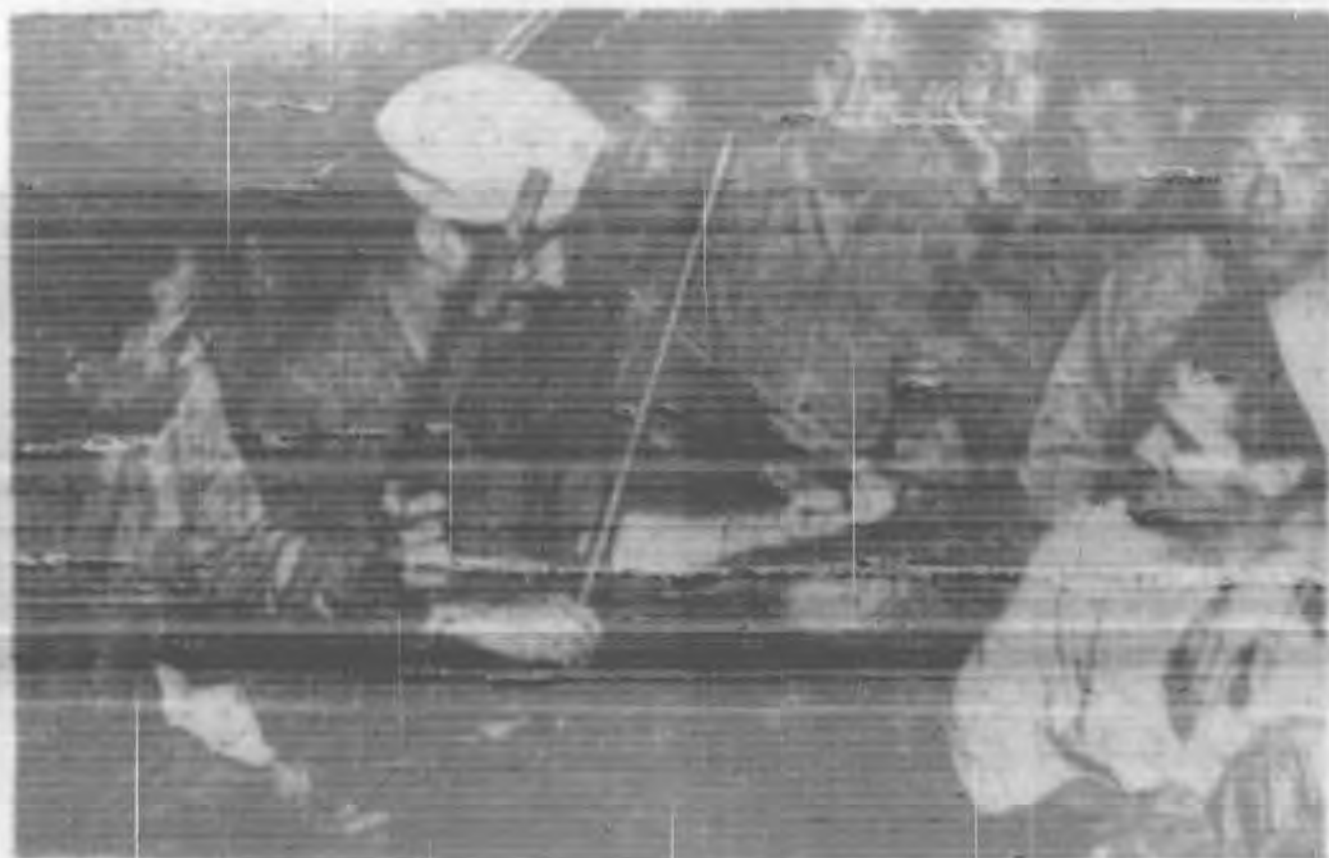


(圖上) 美國南部某空軍基地上，在美深造學習的航空機械學生列隊站在一架 B-24 解放式美炸機前領受畢業證書，據美國教育官稱：來自中國的學生是美轟炸機修理學校數千學生中最好的一羣，現在許多曾經參加對日作戰的中國飛行員機械師都正在美國接受進一步的訓練，準備使用新式美國飛機與配備，他們並且相信，日後這批中國航空機械學生飛回本國總一定能夠為未來中國航空事業作一番新的發展。中國未來龐大空軍的計劃也需要這批學員來完成。我們希望他們不致辜負大家殷厚的期望。



(圖右) 中國留美空軍軍官在美國某空軍基地研究航空技術，一個個都那麼勤勉用功學習。

(圖左) 中國派往受訓的中國空軍軍官在美國輪船上舉行音樂演奏，他們玩得多愉快，在整日工作疲勞以後似乎也需相當的調劑。



在 美 國 ！



(圖左) 在美國受訓的中國空軍青年，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廿九日在柯羅拉多刻美國空軍基地上接受畢業文憑。



(圖上) 美國空軍某基地上一羣中國留美空軍學生正在研究地圖準備起飛，他們審慎討論着，像面臨一次可怕戰鬥，每一個人屏着氣，神經緊張着。他們的美國教官(右)站在一旁注視，這批學生訓練期滿後，將要駕駛美國轟炸機去轟炸日軍，實在過去他們高班的同學已經在作戰上獲得驚人的成效，爲着祖國，他們願意準備流自己最後的一滴血，炸彈的威力或者可以使日本軍閥們從迷夢中覺醒過來。

(圖右) 毛邦初將軍向受訓的中國空軍訓話。他希望每一個學員能爲未來新生中國貢獻自己最大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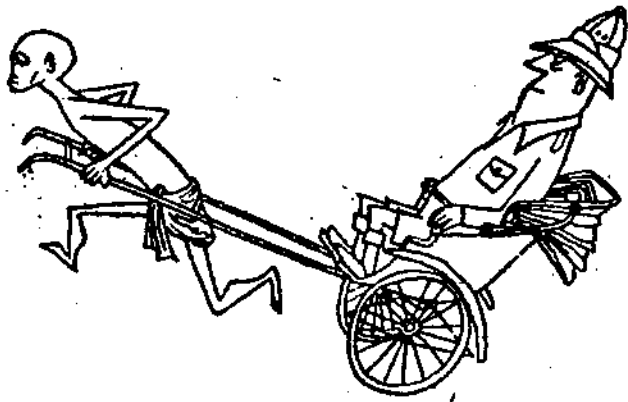
盟軍在印度

你們一定看到了在上海的盟軍，有什麼感想呢？覺得他們怎麼樣？現在本刊介紹你們幾幅絕妙的圖畫：是盟軍在印度的情形：試看那邊爲了盟軍的經過，印度本國國民一概不許通行，這不和上海南京路一樣？看了這些畫，閉眼想一下，盟軍在上海原來和在印度一模一樣！

這或許是印度的南京路吧！



「一點快！點快」



「動要不」



「司牛！司牛！囉哈」

陳公博與周佛海之暗爭

汪逆精衛等由香港轉至上海，在日寇支援之下，又加汪逆左右親信承於升官發財，力加鼓勵，於是偽府終於在廿九年三月組成。是時，陳逆公博，周逆佛海二人居於汪逆輔弼地位，初因環境未定尚能合作，在後遂以權利衝突，漸入暗爭之途。

陳逆公博平時待人平平，沒有親信的幹部，初任偽立法院長，後兼偽上海市長，各種設施，在在需人。陳常自命偉大，不用私人，實則被人利用，統御無力，周逆佛海則頗具雄圖，多所作爲，而既以偽財政部爲基礎，又兼偽稅警總團長，儘力擴充實力，以爲後盾，故陳周相較，智愚已判，陳逆重用委弟何炳賢及莫國康，何逆任偽經理總監後專以剋扣糧餉爲務，後兼任偽軍秘書長妄談建軍，欺壓將領，各部恨之切骨，莫逆爲偽立法委員，舉凡用人行政皆參予陳幕，更代辦文稿，特工，因此得擅用權威，實官職缺，無所不爲。而陳逆冥頑不靈，被人玩弄，妄以廉潔自矢不知。周逆則以羅逆君強，能逆劍東等爲幹部，集團舞弊，揮金似土，外結強援內弄死士，於是奸狡之輩乘陳逆之短，希圖倖進，而莫逆之門如市，豪強者就周逆之長，財權立致，而羅君強之勢雄矣。

至汪逆赴日養病，命陳逆代爲主持，而陳逆憂於乏人，是時胡蘭成圖組政府於武漢，偽維新系人物又思東山再起，局勢頗形危殆，陳逆雖君且曾由日本密電與陳，派偽政治部長黃自強擔負消弭胡蘭成之責。陳逆則僞稱能負責接洽「全面和平」。與日本烟俊六元帥甚結納，又倡言實行「軍人政治」，將陳羣（僞江蘇省長）內調，充任僞考試院長，以厚結任援道（同時周逆要求調僞浙江主席傅式說爲建設部長，而以項致莊調浙江省長，善項在蘇北已不能立足也）始得勉強渡過，其後汪逆之病日鉅，陳逆君又派人來滬與陳密商，期將所謂汪公館派僞員（包括褚民誼，陳春圃，陳昌祖，林柏生，陳君慧等）擁護陳公博爲首，以免渙散，陳與汪公館派素不融洽，陳逆君此舉自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因陳逆爲汪一手提攜之人，際此危急之時，以爲必能慨釋夙嫌，然陳仍以偉大自命，且自認本人爲汪之合理繼承人，無須與汪公館派結合，乃答稱「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無再成小組織之必要。」

卅三年十一月汪逆逝於日本消息傳來，僞府振動，陳逆傷感流涕，十二日下午汪屍搭機到京，陳率衆迎接，陳逆君下樓即報陳以惡聲，對其他僞官吏更漫罵不已，僞府遂更形不穩，經一屍前會議一決定陳代汪逆，陳之環境更非一面，陳逆君百方挑剔，一面林柏生等公然在會場上爭奪戒烟機權，對梅思平大專攻擊，（梅素圓滑，周旋於陳周之間得任僞內政部長，包辦戒烟工作頗能自肥）陳爲之束電，手召岑德廣由滬赴京從中斡旋增設僞禁烟總監署，由陳自兼總監，周逆乘機攫取逆上海市長調羅君強爲僞上海市府秘書長，遺缺安插林柏生，始得平安渡過。

周逆因實力較強，不甘雌伏，對陳百方攻擊，財政方面更加束縛，繼又競得僞軍委會副委員長一席，於是以僞行政院副院長兼僞軍委會副委員長兼僞財政部長等，地位僅次於陳而權力則高於一切矣，復力主調趙尊嶽充宣傳部長，於丁默邨兼僞中政會秘書長，復外調黃自強爲僞江西省長，改組僞政治部爲僞政治保衛總監署，陳兼總監，而以丁副之對陳，嚴加封鎖，當本年春季，各僞軍將領紛紛到京，周逆又以財力廣行，結納以厚外援，於是陳之僞代主席簡直爲一傀儡矣！

偽府秘聞之一

他們來自戰場

沈寂 · 石琪 · 蕭羣

許多上海人可能會想，我們的勝利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有人會覺得：「我們得力於盟國的幫助太多了。」更有一部份人有那麼種幻覺：「實在我們什麼也沒幹！」

具有這種心理的人，他們是澈頭澈尾的洋化崇拜者，他們一向依賴別人慣了，外國人什麼都好，誰人家兵艦一來就是幾十條幾百條，而我們有些什麼呢？連我們的軍隊也是靠別人飛機運來的。

而上海人忘了，他們——這一羣英勇的草鞋兵是來自戰場，他們在槍林彈雨下苦戰了八年，拚着性命，流着血汗，離鄉別井，拋棄妻兒，為的是什麼？為祖國！為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命運！多少可愛的生命在敵人的砲火下失去了，但這不是白白浪費的，它換來了最後的勝利！

上海人一向待在安樂窩裏，他們沒經歷過戰爭的洗禮，他們輕視自己，忽略自己的力量。

他們忘記了中國浴血抗戰八年的史實！中國人沒有像其他盟國一樣具有最優秀的配備，中國沒有那麼多兵艦，中國也沒有那麼多飛機大砲，但中國有着頑強堅毅的意志，靠着它，中國在苦難中掙扎出來。

重慶轟炸最利害的當兒，傷亡何止萬千，房屋燒燬了，親戚死亡了，但他們咬緊了牙，他們說：「我們要報復！」

大陣戰事最激烈的時候，整個沿海區域都入於魔鬼的掌握之下，而且到後來，像衡陽，桂林，柳州都失守了，你還記得那年艱苦的環境，緬甸路是封鎖了，外援全部斷絕，廣漠的疆域上有無數同胞流離生命，哀鴻遍野，但中國仍然頑強地站立住了，他們發誓永不向敵人屈服。

我們來舉一個例：假如那年中國投降了？我們又假定中國同日本攜手了。那將又會有什麼結果呢？

不錯，美國有原子炸彈，蘇聯的陸軍舉世無敵，但戰爭的局面似乎又得兩樣點吧！

可能我們現在還處在水深火熱中，戰局也許還渺茫無期，一年兩年拖下去。

我們大概怎麼也沒想起會慶祝勝利，我們現在會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地呼吸。

是誰拯救了我們？是聯合國。

但更最主要的還是自己。是我們英勇抗敵戰士靠着他們堅決的意志，祖國由危難中解救出來。

但現在似乎誰也不再注意這陳舊的事情了，特別是上海人，他們所看到的僅是——

「瞧，美國兵多神氣，但看那制服就多挺美國人樣樣都好，身體好，氣派大，給起三

輪車夫就是一塊美金，而且美國人還會撿起大姆指說中國話：「頂好！頂好！」

上海人擠着看美國電影，「鋼鐵城」的偉大都使他們吃驚了，不提別的，就說人家好萊塢舊片子，看看一樣過癮；你沒瞧過「風流艦隊」嗎，真不能再好，人家的海軍真是，真是！

隨後他可能給你扮個鬼臉，或者將腳趾在地板上蹄蹄踏踏躍一起，你沒看過，那是才從電影上學來美國司麥脫作風。

而中國，中國有點什麼？街頭巷尾時常有批穿黃土布制服的，草鞋，落雨天因為沒有雨衣，渾身淋得透濕，在路上架電話綫，或者抱着一大疊大餅匆匆走過。你會想到嗎？那就是他們的食糧！

高貴的上海人當然是不會注意到他們的，他們嫌國軍太髒，不識譜，而且就是說話也幾里咕嚕的不好懂。

我們的國軍本來自貧瘠的鄉間，他們是山之子，一撒鹽，幾張糞肥整活了他們，在襁褓中，他們的命運就抹上一道灰，於是抗戰來了，他們前仆後繼地打擊敵人，他們的許多夥伴悄悄地死了，活着的默默數着悲哀，預備在任何時間為國家洒下他們最後的一滴血。

他們永遠是這麼堅定，頑強，他們所知道的就是一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你聽過那樣的故事？在印緬作戰中，他們會英勇地救出被圍的英軍，他們可以一連幾天不吃一顆米，那裏是無邊的荒野，無邊的荊棘叢。

在危難中，他們肯肯讓自已受苦，那種民族有這種崇高的美德？「犧牲自己，救助別人！」

現在抗戰勝利了，他們得着些什麼酬賞？

請閉上你的兩眼，走到戰場上去，那裏的一切全靜止了，兩三隻軍鷹在空中迴旋着，驕地飛下地面來停在屍身上，「它們從容不懼的嚼着腐肉，「那是英勇戰士們的肉體」，一陣狼煙帶着血腥味兒，悄悄的飄過，一切全很靜，這裏的安靜換得別處勝利的熱鬧，他們的死掉取同胞們的自由和幸福。他們得到的是光榮！

再睜開眼看看凱旋歸來的戰士們吧，

他們默默地街上走着，他們不能像美國人一樣乘三輪車，逛舞廳，……一塊錢他們也得細細盤算，他們在海中浮遊着，高貴的先生太太們誰會體貼到這些離家萬里遠征軍的心情？在中秋節，你們與高彩烈吃着團圓飯，他們何嘗沒有父母，沒有妻孥？他們又爲什麼要來到這裏來？

你曾細細朝上面想過嗎？「嘿，用不着顧，我一眼就瞧出，你心裏要麼想些什麼？」

你不是擔心，「來了這批軍隊，地方上多少有點麻煩吧？」

但事實上怎麼？他們可不會沾過你一點油水，他們集團看戲，一萬塊錢的戲票又能少你一個銅子？

聰明的商人，你儘可放心，你看錯了人，他們不是偽軍，他們不會，也不想沾你半點光。不錯，上海人也忙着慶祝；歡迎，他們真肯

花上幾百萬，幾千萬築一座彩牌樓，他們可以毫不吝惜地將大炮仗放了一個又一個！但你們爲什麼不做點實際有儲蓄的工作呢！

就醬坊說，你們嫌國軍制服不夠挺，但你們何妨拿出一點布來，以上海這麼衆多的人口即是捐個兩三萬套軍服也又算得了什麼？也許一晚上酒吧間的收入就够他們製辦多少東西的！

愛衛生的朋友擔心霍亂會蔓延開去，他們咒罵那是國軍山飛機上帶來的，但你們爲什麼不想點急救方案，上海多的是醫生，他們平日動一個手術動幾百萬幾千萬，他們平常都是高呼「救濟人羣」的，但你們的影子呢？你們怎麼不打個照面了？

我們再說一件小事情，上海一些愛國藝人，他們成天在報紙上東呼痛軍，西呼痛軍，他們爲什麼不能免費招待一次國軍？這是他們能力上最容易辦到的事，但他們爲什麼不幹？他們不是沒想起，而是錢，招待一次要少賺多少鈔票，據說有一次有十來個國軍到一家戲院看戲，那老板一看情形不對，心想這可糟了，一張票兩萬，十來張就是二三十萬，但後來一看怎麼，人居然購票入場，連半個銅子沒少你的，老板可樂了，上海人罵猶太人，可你們爲什麼自己也不照照鏡子呢！

記得戰事剛結束的時候，許多人忙着爲盟國俘虜捐輸，上海人很慷慨，幾十萬幾千萬萬一下子就拿出來，他們組織訪問團，今日送鮮花，明日送食物，可是對於自己的軍隊呢，還有那些遠居在日本，南洋一帶俘虜僑胞，他們大概不大會想得，不錯，他們也發起轎軍運動，可是祇見

樓梯不見人下來。

誰說上海人不愛國？上海人家懸國旗，放爆竹，舞場裏播送「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一遍又一遍，小小的孩子都知道在衣襟上懸一隻V字，連黃包車夫也會在車蓬上掛一面聯合國旗。

如果街上走過一個美國水兵，馬上有一大羣人圍繞住他，他們倒不一定真裏心喜悅他，他們都被那紅紅綠綠美金票弄昏眩了，三輪車夫愛搭美國人，多爽氣，一給就是多少萬，街頭賣報的孩子也知道例着一口黃板牙向他們打招呼：「哈囉，哈囉，一天曉得，一個美國兵會買你一份中國報紙？」

反過來，如果一個國軍走過呢，路人頂多給他個注目禮，三輪車不會逗上來，女人，更是遠遠地跑開了，他們沒那麼多鈔票，他們吃不起威士忌，啤酒。有時似乎還得啃乾大餅。

如果說下去，會引出許多的話，但說牠又做什麼？

這就是我們英勇國軍所得的報償。對於那些在黑暗裏苦惱的日子，他們的記憶被刷得淡了，我們怎樣從敵人魔手中掙扎出來的，那些廢話還叨叨什麼，遠了，遠了……

你，一個上海人，在你熱烈地「愛國」之餘，譬妨在你唱過一首激昂慷慨抗戰歌曲，又或者劈劈拉拉放過爆竹之後，你也會稍爲想起那樣的事沒有？

預 告
十三號碼頭
日本投降與陳公博出走
我是和平軍

漫談內地報紙

源天

八年來內地拙劣的物資條件是限制不住報人們的雄心的，沒有白報紙便改用粗糙的土紙，沒有捲筒機就用平板機也是一樣，儘管所有的報人都枯瘦的活像骷髏，所有的讀者對於那些印刷模糊的報紙讀起來，也感到非常吃力，但是他們管不了這許多，他們不願做啞吧，他們爲着要伸張正義，依然喜歡在艱苦的圈子裏來奮鬥，即使政府封住他們的口，不讓他們說話，不讓他們出版，他們也會很激烈的爭執，很技巧的抓住許多機會來使美麗的理想實現。譬如說，重慶現在已經有十二家水準頗高的日報，可是在今年五月以前向中宣部呈請登記想亦在重慶出版的還有八家之多，結果雖然是一概不准，但後來有的發行「軍中版」，有的改出一「周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些花樣誰也沒有方法來抑制。

內地的一切當然是以重慶爲重心，報紙亦是以重慶爲最多，但儘管報紙的水準一天天的提高，銷路却仍是萬分可憐，大公報目前在後方是被公認爲最好的報紙，也不過日銷六萬份而已，整個大後方能銷萬份以上的報紙除重慶大公報，中央日報，掃蕩報，新華日報，新民報，貴陽大剛報，成都華西日報以外，連昆明也難找出一家。這種發行數無法增加的原因，最主要的還是由於交通困難。近年來後方的空運是專爲要人們設的，他們沒有注意到文化事業的神聖，而且在幾個大都會裏飛來飛去也要一兩個星期才有一次班，這當然對報紙不會有絲毫好處，水運更不必談，除了長江上游那一綫在四川有着很大的作用以外，貴陽，昆明這些都會裏連飲水有時也會感到問題，「山城」先天就和水運無緣，報紙當然更無法利用，所以最後只有求諸陸運了，自從粵漢湘桂，黔桂諸鐵路於去年相繼淪陷後，內地便等於完全沒有火車，把據西南交通的主動權一西南公路局一行駛在馬路上的大都是木炭汽車，速度既慢，又常常拋錨，從重慶到貴陽僅僅四百餘公里的普通行程要一個星期，而且除重慶，貴陽，昆明三個都市有公路連絡以外，其他縣市縱有公路，也無車子，近在百里以內的讀者想得到

一份報紙整整要三天的時日，這些困難自然限制了許多報紙的發行。還便是報價太昂，現在重慶貴陽等地的報紙每份每月法幣一千二百元，以這種價目出售，報方還要虧蝕的，但對讀者却已經是高到無法負擔的昂貴了，因此年來內地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訂報的最多僅佔百分之十，公務員更靠他服務的機關所訂的一兩份報來閱讀，除非有特別富刺激性的新聞，否則報販的喉音雖然已經在街頭嘶啞得非常悽慘，也很少有人問津。這些事政府從來沒有幫他們想過一點點來解救的方法，政府與他們的關係僅僅是限制，檢查，和勒令停刊。

報紙的形式大致少有很顯著的差別，除新民報因係以小型姿態出現外，其餘的多是日出對開一大張，第一版是報頭和廣告，第二版爲國內與太平洋新聞，第三版爲國際新聞和省市消息，第四版上六欄爲副刊，下七欄亦是廣告，這僅僅是原則上的劃分，有時也會調動版面的。譬如德國宣佈投降與舊金山會議開幕之類的大新聞便一定會作爲二版頭條的。版面上看，不見一張照片，這是因爲內地製版太困難，印刷也太模糊的緣故，但却常有地圖，任何一個戰場的戰事有新發展或變化時，各報均紛紛刊載地圖幫助讀者了解，偉人的人頭相也常常有，這些都是木刻的，當然沒有鋒版漂亮。每一張報紙都有一篇社論，一篇專欄和一篇短評，社論多用新四號字排在二版的右下角，專欄則排在三版右邊，短評的地位老是在三版下面，地位是因版面的形式而變更，有些更完美的報紙常在二三版的左下角出現一個小專欄，這些多是特寫和通訊，版面少有很大的變化。不過新華日報却有些不同，幾乎每天都有變異，頗爲活潑，標題亦很新穎有力，有些報紙想模仿他，因不敢公然徹底模仿，所以不倫不類反而貽笑大方，但報紙的標題日趨語體化却是一般的趨勢。世界日報。今年五月間在渝出版是保存該報戰前在北平出版時之形式的，它的出報亦曾引起後方報紙考慮到版面的改變問題，首先反應的是重慶國民公報，他將社評和專欄放在第二版

上面，第一版亦有大半版的國內新聞，在第三版上經常保持一個通訊版，大都是各地的短條消息。

報紙的內容一般說來，在各大都市的水準都相當高，尤其重慶貴陽成都各報的編輯都很嚴謹，數年前內地報紙可說全是中央社的兒子，除社評以外便靠中央社發的電訊，後來引起許多報人的反感，第一個想與之對抗的便是范長江與胡憲之等組織的國新社，他們明知電訊是無法壓倒中央社的，所以他們想用戰地通訊稿來與之爭衡，結果雖因政治關係而遭封閉，但這却啓發了各報多派戰地記者的興趣，大量登載許多活的報道，如大公報，大剛等報並在各重要城鎮，各戰場，駐有專任記者，經常採寫通訊稿與拍發新聞電，致使常常有中央社所未報道的新聞出現，這些是關於國內部門。至於國際新聞，以前亦全由中央社包辦，往往有許多重要新聞因當夜中央社不及發出譯出而耽擱一天，直至卅二年初桂林大公報首先直接收譯路透社與合衆社的廣播，衡陽大剛報與桂林其他各報亦隨之而起，各報才脫中央社的桎梏，使重要國際新聞能較中央社早一日向讀者報道，中央社受此刺激後亦提早譯發了。美國新聞處成立後對於內地報紙之幫助是非常大的，在各大都市他們都沒有分處，經常免費對各報贈發收自舊金山的電訊與新聞資料，國際問題譯稿，地圖，照片與膠版等等，他們的工作比中央社做得更靈活，部門更多，而且沒有官氣，所以頗得各報人與廣大讀者的擁護，內地報紙上許多譯稿與新聞資料的來源都靠他們供給。重慶塔斯社亦經常油印新聞稿分寄各大報，非官方報紙採用的很多，這些事都曾經中央社以打擊新華日報所刊登的多是所謂解放區與敵後的消息，這些消息中又多是強調共產黨軍隊戰功之彪炳，軍紀之嚴明與老百姓對其之好感之類的性質，他們常常以這一類的新聞作為頭條，中央社的稿用得很少。

各報的言論是以他的背景來決定的，大公報一般人都說他是政學系的報紙，因為他的創辦人吳鼎昌便是政學系的首腦之一，其實除了在他的版面上有時對吳鼎昌本人有所吹噓外，不很容易看出他對整個政學系有非常大的支持，又有人說這張報的作風是大捧小罵，這亦不很盡然，譬如前數年孔祥熙任行政院長與副院長時，誰也不能否認他是國內的紅人，但大公報從太平洋戰爭以後是沒有一天不在對孔氏作有形或無形的批判與指摘，年來對中國政治前途的趨向亦常作大膽的建議在張季鸞先生未死以前，蔣出

席便已對該報發生頗深的好感，據說最近並常對該報作許多甚為實際與具體的協助，這些傳說都是可能的，外國有許多記者認為它是中國一張官方方的報紙，亦全是這個原因，現在該報的總經理胡政之先生已經成了國際人物，王芸生亦已成爲輿論界的權威，不過記者在芷江與南京時，常與龔德柏先生談起大公報的事，他却一口咬定王芸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共產黨，大公報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投機報紙。

貴陽大剛報却是一個既無政治背景，亦無經濟後台的純民間報紙，因為他是創刊於戰時，成長於戰地，而且七載八遷，流離顛沛，所以先天既不足，後天又失調，常常有發育不全的現象發生，不過正因為他是創自民間，態度與言論自然全是站在人民的立場而表現，致使在後方擁有很大量的讀者，而在後方發生很大的作用，據說該報的主張是以忠實，客觀，民主，自由為綱領，以致引起許多人說他常爲共產黨所利用，甚至說這是一個共產黨的外圍報紙，但亦有人說這是CC的報，內部全受兩陳的控制，這些話，我想大剛報的幹部們聽了之後都會啼笑皆非，CC和CP不是兩個極端嗎？

中央日報總社是設在重慶。昆明，成都，貴陽，安江，屯溪等地都有分版，中央報普通有一個特點便是穩健謹慎，這當然是黨報的作風，重慶中央日報的社論是常被國際上重視的，但是社長胡健中已經決定辭職，他說他有把握將東南日報辦得更好，但却無力再擔任中央報的社長，因為中央報的確活像一個政府的董養恩，成都中央日報是分版中比較好的，總編輯張友鸞先生是張季鸞的弟弟，一向主張精編主義同時態度也較為開朗。在所有的中央報中真歡製造磨擦，對國內政治前途喜歡發表鑽牛角尖之理論的當然是貴陽中央報，這張報紙曾給許多超然一點的人劇烈反感。現在所有的中央報主持人多是CC系統，所以有人不承認他們是全黨的黨報。

掃蕩報原有重慶，桂林，昆明三個版，渝版給一般人的印象在機關報算是最好，他們的戰地記者特別多，正因為他們是一個軍報，昆明掃蕩報等於說是杜聿明將軍的報，軍委會政治部沒有給他們很多幫助，他們的態度也頗爲客觀，有人說他們編輯部也爲左傾份子把持，其實只是一個工作态度認真一點的人都會被人目爲左傾的，桂林掃蕩報在去年桂林失守以後便停刊，總編輯鍾期森還在桂林疎散時，於黔桂鐵路路上撿車而死。上月底

掃蕩報會召開理事會，決議自今年總理誕辰日起全國各報都易名為平日報，負責人還是軍委會政治部黃少谷副部長。

內地所有小型報中最高受讀者擁護的當算新民報了，張恨水任總編輯，姚蘇鳳編副刊，特寫特別多，標題宛若章回小說中的詩句，雋永有味頗注意社會新聞，但對政治新聞的反應亦頗敏銳，去年重慶記者團參觀延安歸來後，各報雖都有系統之詳細的報道，但最為叫座的還是新民報記者趙超構的「延安一月」，這是一部八年來內地最為暢銷報道書，趙某亦是八年來後方名記者之一。

成都都是被人們稱為重慶的租界區的，因為成都報紙的言論要算整個後方最爽快的，尤其以四川老軍閥為經濟後台的華西日報，和青年黨的機關報——新中國日報，他們都是以在野黨的立場對在朝黨的政策和人物盡力攻擊，其中常有許多言論引起大後方的共鳴但也有些近乎惡意漫罵，結果，華西日報給一夥流氓打了一頓，據說這是一幕政治意味濃烈的全武行，後來華西日報編輯部逼得不能不改組，新中國日報在華西報被打以後也常感到威脅。

重慶在今年新出版的兩張報紙，一般說者最初都對之希望過高結果遭受嚴重失望的便是益世報與世界日報，益世報每篇已新變了質，當全國文化界與輿論界一致要求民主時，他僅僅發表反民主的論調，因此一般知識之士都嗤之以鼻，現在在重慶是無法擡頭。世界日報出版之前的宣傳是做得非常成功，各部門主要負責人亦都是新聞界第一流的人，結果因為實際工作人員是臨時聘請，所以出版以後不被重視，但世報有一個特點便是每日有一個脫稿專門刊登讀者呼聲，的確給小百姓們解決過一些問題。

前面談的都是西南後方的報紙，東南自由區域的東南日報與前線日報亦被後方的人所重視，他們的銷數也在萬份以上，東南的報紙廣告特別少，可以容納更多的內容，紙張與印刷也比西南強，這是他們的有利條件，東南報的版面曾引起後方報界的討論，有人說很活潑，

但也有人說亂雜無章，花邊新聞過多，而實際上是全靠中央社，連地方新聞也被漠視，但他有幾個特點一致被內地公認的，第一是副刊「筆墨」的形式與內容的成功，這是曹聚仁和文化起義創造的作風，第二是通訊版，他特約了全國各大都會的記者幫他寫稿，稿費既高又有信用，別人很喜歡幫他寫，第三是國際一週與國內一週述評，這是杜紹文設計的，全用章回小說的筆調與題目，使讀者讀完一篇五六千字以上的稿子一點也不費力。至於前線報亦是以小型姿態出現，三五年前的確曾在東南數省自由區紅極一時，後來漸漸退落，這是顧墨三先生作後台的報，色彩頗為濃厚。拉雜而談，漫無系統，謹此停筆。

徵 慘 痛 的 一 頁

八年的奮鬥血史，我們已經翻到最後的一頁。我們跨進天堂，但永遠忘不了八年的苦難，八年的痛楚。

痛定思痛，我們回頭望過去經過的旅程。在前面堆滿了千千萬萬戰士們的白骨和血屍，充滿了千千萬萬受難者慘痛的故事，是用血鮮寫下這些慘痛的故事，是這些慘痛的故事合成這一本八年的血史。

告訴大家，告訴全世界人們，你們一羣被損害被蹂躪者，把你自己已在八年中遭受的最慘痛的一頁，或把你所見所聞的慘痛的一頁，用你的筆記下來告訴大家，告訴全人類！我們不需要人家來同情和憐憫，但讓全世界人們知道我們得到勝利是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徵稿條例

- (一) 題材以真實為主。切勿發空洞浮泛之議論。
- (二) 來稿請勿超過四千字，特佳者例外。
- (三) 來稿請寄南京路永安新廈三樓，民衆週刊編輯部。
- (四) 來稿一經錄用稿酬從豐，不取者概不退還。

湘西大鏖戰

陸軍第一二一師三六三團戰鬥詳報

在戰鬥中，我們經歷過無數寒暑，而現在又到了榴火炙紅的夏天了。在湘西一帶，天氣極得利害，時晴時雨，出太陽的天，能熱得叫人喘不過氣，像置身在蒸籠中，但一會落雨了，斷斷續續地，於是黃土地被攪成一團爛泥漿，溼滑；賦脚。

從四月下旬起，敵人又在開始蠢動了，他們先後攻佔桃花坪及過洞口西北地區，另一枝左翼縱隊並于五月五日陷武陽，敵人這次主要進攻係由衡實附近第十三，五八，六八各師團為基幹，看他們的企圖，大概頗有想望芷江機場的野心，我們的第五師首當其衝，于是一場惡鬥終于不可避免了，至于我們，在接到上峯命令後，也開始全部渡越巫水，來到第一線來了。

五月四日那天，我們這一團奉命到長舖子附近集結。五號又經到珠玉山苦栗坪間，那時候正是我們第五師同敵人打得激烈的當候，突然聽說敵人退走了，我們接到這消息後，于是連夜挺進九十里，雖然我們追擊得很利害，但到達獨立舖時，敵人却已退到黃茅嶺一帶去了，我們的團長在慎重研討一番情勢以後，于是派第三營連夜追出武崗以南地方，主力部隊則佈署在獨立舖南北各要隘，除此以外，我們還派了少數弟兄到敵人的陣營中去搜索，我們都沒能安睡，外面正落着傾盆大雨，嘩里嘩啦，像從天際瀉下來，無邊的原野伏在陰森黑暗裏，大地像被那震吼的暴風雨掀翻似地，我們的心靈緊張，興奮，數算着時間，一想到明日的戰鬥，我們怎麼也安靜不下來了。

我們這次主要任務是在擊潰敵人主力，一切準備工作在極寒憤下展開，無論怎樣，我們要讓鬼子嚐點利害，我們都有這樣的決心：「打他個落

花流水！」

我們主要的戰鬥是在雷祖嶺一帶展開的，這是那附近最高的一座峯巒，雷祖嶺沿着張家山。許家沖高地展延開去，綿亙有數里長，層層疊伏，壁削懸巖，雖然沒有工事可憑，但天然石峭山洞在緊急時均可藉而頑抗，足可控制石巷許家沖等高地，七里村為通高沙市桃花坪及武崗之要衝，多叢林坵埠。兩方矛田相映，村落棋佈，七里村又是來往交通過道，你看到這地形，該能明瞭為什麼敵我死命爭奪這要衝的理由了。

一場血戰是這麼開始了，七號那天，氣候顯得少有地晴朗，品藍的天空中有朵朵白雲慢慢馳遊着。雷祖嶺沐浴在鮮明的陽光下，誰能想到這平靜的山湖却潛伏着濃厚的戰雲，陣陣硝煙即將騰起：

從前在武陽與我們開過火的敵人八五〇二部隊在昨晚又開始移動了，他們有千把人，帶着兩門山炮，八門迫炮還有馬八十餘匹，偷偷經過三口橋向塔塔嶺東北而去，我們的部隊得知這消息後，于七號正午派第三營追至石巷與敵接觸，其他後縱部隊則隨着佔領敵家沖以西高地在石巷西北高地佈成一種鉗形陣勢。

下午一點左右，我們打電話報告師長：

一、本團七時許始察知敵主力係經三口橋塔塔嶺經高沙市方向潰退。

二、本團決以謝趙兩營於搜索敵隊後跟蹤追擊中。

三、本團直屬第一營刻到塔塔嶺覓尋土民，據報敵確係夜半抵達，于拂曉前離去，步炮連合敵千餘，民佚七百餘，馬八十餘匹。

四、本團部擬推進至龍田附近收索敵情。

隨後十四時半，第三營營長有報告給我們：

一、步炮連合之敵千餘，民佚七百餘名，帶同馬騾八十餘匹，于本日十二時卅分在龍家村（于家圩東南約一公里）休息進餐。

二、本營追至該地佔領陣地向未完成，敵即行射擊，戰鬥以是開始（現時敵之東西南高地被佔領）

三、目下本營將敵截成二段，由八、九連包圍第一段，第二營之兩排包圍其他一段（情況不明），其主力已在東方高地佔領陣地，敵（或一部）似向高沙市繼續潰退。

四、本營長待第二營抵達後擬即向被圍之敵衝鋒。

我們的團長接得第三營謝營長報告後隨即作下列措置：

一、命第二營及第三營之七連于十五分鐘內到達石巷于家圩。

二、本團指揮所推至石巷以東之青崗嶺高地，迫炮連戰炮連推進至花石口以北地區，準備待命，通訊機構設置于花石口，攜帶所攜林彈藥交付所設置于花石口以南（距指揮所三華里地）

三、第一營所部應即佔領青崗嶺及剛山界之線以側擊敵背，其主力則集結于青崗嶺間。

一、十五時四十分又得第二營趙營長報告。

一、本營全部于十五時廿分到達于家圩後，即與謝營長會晤，商訂第一線殲敵計劃，我們的打算是：

- 1 以第六連附重機槍排佔領馬家圩。
- 2 以第五連之一排向左翼敵後縱進佔領黃土嶺，完成三面包圍敵勢。
- 3 本營主力及指揮所設置于馬家圩。

二、十六時卅分連緒第三營後即開始全面攻擊。

我們開始攻擊了，我們的第六連曾向雷祖嶺以東反復猛擊，但雷祖嶺山勢太險峻了。簡直無法攀援，張家嶺的敵人在側面射擊得很利害，時間在槍雨炮聲下慢慢馳過，但我們卻沒獲得任何成功。薄暮就將來臨了，黑暗隨着從大地的各個角落襲上來，畢竟靠着第五連一排前仆後繼的猛勇襲擊，我們終於攻取了黃茅嶺，我們起頭還想着繼續佔領張家嶺，但時間來不及了，天完全黑下來，我們那一排弟兄犧牲了有十分之三，祝禱他們的英靈在戰地上安靜。

我們的部隊同張家嶺的敵人伏着對峙狀態，這一場大戰我們有官長一員，士兵廿七名負傷。陣亡士兵十名，敵人因為倉卒應戰，傷亡不下二百多名，我們獲得很多武器，還有戰馬廿多匹。

當晚上十點多鐘，敵兵百餘人打算向羅子巷方面溜走，但才退到許家冲以西，却遭到我們三六二團迎頭痛擊，敵人也够狼狽不堪了。

這天的戰鬥至此告一段落，今晚的天空週週一團黑，沒有星，沒有月，大地上一片沉寂，偶而傳過斷斷續續的槍聲，聽其來無畏淒涼，戰地的夜是這般抑鬱的。

除了哨兵以外，我們都昏昏沉沉睡去了，實在一天苦戰後，我們都已够疲倦的，我們在夢中還希望明天能將敵人全部剿滅，我們似乎發覺這次反攻戰一定要給敵人一點利害，我們已經忍耐那麼多年了。

（下期待續）

徵文之二：各地通訊

你盤居在大都市一角，或在一個小城裏，你自己或許很沈默，很少活動，但相信在你的四周一定充滿了蠢動，天災，饑餓與兩脚獸。八年來，在你的那個地方多少受到禍害，勝利後你那邊也一定有些變動，請告訴我們：敵人們曾經怎樣摧殘同胞，那些附逆者如何卑鄙，受難的同胞在魔鬼手下過着何等痛楚的生活？將你看到的，聽到的一切哀婉淒絕，一切卑鄙醜態，和一切兇暴殘行的故事，請你們在二千字以內生動地告訴我們，由我們來轉告給全中國同胞。

徵稿條例

- 一、敵偽暴行記述
- 二、各地民衆疾苦素描
- 三、社會秘聞
- 四、奸商囤戶罪行

民衆周刊編輯部謹啓

在江南鄉鎮上

劉若望

天終於亮了，我們至少可以暢快地抒發一口鬱積已久的悶氣吧，然而不，那種污濁臭惡的空氣，由於抗戰勝利的巨浪傳到，只澄清那麼一下，却依然如故地籠罩下來，我不敢說更壞！在城市裏，也許去了一批播弄者，另來了一批。而鄉鎮上製成作福，神取民資者往往仍是原班人物，只不過改頭換面，另頂了香號，徽結是，國軍未到，而所判的並不是國軍！

這裏是離開無錫卅里路的洛社鎮，是京滬線上一站，介乎無錫之西的石塘灣與常州之東的橫林之間，我不必過細地描述此地的景物，與平常的風土人情；在動盪的時代裏雖有這一種悠閒的心境，而你怕也無暇聽聞。我祇報道你一點勝利之聲傳來後此地居民的動態。

八月十一日下午，有鄉人在稻田裏拾到一張由飛機發下來的傳單，一面是中文，反面是日文，是蔣委員長給駐華日軍總司令官通電警告，謂日政府已無條件投降，駐華日軍應速派代表往芷江見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接洽投降事宜，物資與交通不准破壞，日軍應保持現有武裝與槍械向中央指定之官長繳械等等，限令岡村壽次將軍答覆，輾轉傳到我手，也着實喜愕了一下，但據鎮上進來的鄉人說日兵仍兇愾如常，一點看不出屈服的情形，鄉人們吃了晚飯，都聚坐在門外場上，談論今年的軍糧要不要繳，以前軍糧雖收的兇，還可折錢繳付，今年起據說要實收軍米了。次晨我上鎮，覓報來看，還是宣傳大東亞的赫赫戰果，一些看不出和平端倪。問問鎮上人，都說不知道。但是傍晚，却有勝利號外傳到，是村設小學校長自高明橋取來者，特差人送來我看，原來是一紙澳門發出之專電，稱「十日下午日本政府已接受七月廿六日中英美法美之宣言，請瑞士與瑞典政府通知，中美英蘇四國，消息傳至，居民歡呼若狂，專車四放，沿途鞭炮轟然，此種熾熱空氣，尚在繼續高漲中。」讀後欣快異常，如久被陰霾籠罩封鎖在屋子裏的人，忽地看到一絲陽光一般喜悅，晚餐畢，特往訪校長王品探詢真相，據稱傳單乃遊擊隊發來，蓋高明橋在我們村西一里路遠，

橋下大多是茶館烟紙店。附近居民午後大抵到此飲茶賭博，消磨時日，距離不過四里遠，日軍不大敢到，已經是遊擊隊勢力的前線，傳單共有兩種，大的較簡略，就說日本業已接受和平條件，向中英美蘇四國投降，黏貼在人家排門上，橋上，王君取來的便是小的一種，他得訊後曾往訪鄉區長，聞其此後動况，則稱尚無公文到達以後動靜，但看上面命令如何。

鄉人得知和平證實後，集在場上，紛紛抒發意見，討論的有以下幾件事。

「我說，噯，以後守鐵路總可以免了，」一個鄉民插入集團，圍着甲長探問：

「這幾天總還要守吧，」甲長半件布衫攤在左肩上，赤了膊，背已彎了，聲調還是宏亮，鄉下人不慎扭捏情態，談話就是擰着喉嚨喊，至少傳到正門面遠。

守鐵路原來是日軍虐政之一，每家輪流派一人往車站看守以防鐵路被毀，時間是在夜裏直要到天明，輪值的人必須多加衣服，並米麥餅之類，一過日軍崗位，日兵見是食物便順手撈去幾個，沿鐵路相隔七八十步遠便有一間哨房，守路的鄉民在夜裏須往返哨房之間，領着過印的小紙片，終夜不得休息，這是日人防止睡熟的惡法，若有疲極睡了呢，巡查者過來一頓藤鞭，重犯罰起來，巴掌皮鞋脚則是家常便飯，夜涼使骨，來回辛苦，是以鄉下人都認爲畏事，帶去充飢的食物，不許放上身邊，放在哨房裏呢，時常會少去了幾個，或竟全沒了，問問「皇軍」的哨兵，他回你個「噶噶噶！」是他偷吃了！

守鐵路是苦事，又須每家輪值，但有錢人家可以出一筆免役費，另雇人代替，也自有人去承包，造成一種新職業，鄉保長也因以爲利，可是鄉民究竟肯出錢的少，苦差輪到，還是拚着身子去抵。

順便告訴你一樁實事，我們村裏有位七十二歲的老婆子，自願替兒子

去守鐵路，兒子吃的胖而腫，有三口頭（瘡疾之一種）懶行動，老婆子生平嗜賭，每天午後無論風雨，必到高明橋茶館裏門牌紙（非撲克牌）但使他出，華免役費幾千元，不願意，情願將老身去抵，他頑頑地不輸壯男子，似乎很可嘉然而往細想，七十七歲的高齡，風雲及暮秋勝鐵路邊，骨子裏多慘！

鄉民熱衷地論議的第二椿是軍糧軍糶，保長浮收，各地不一，有每畝田收卅四斤，有收五十斤，有六十二斤，我們這兒竟收八十四斤平時睡於淫威，現在天亮了，「多收的問他要還！」一個聲音響着，「魚肉鄉民，根本可以告他！」另一個聲音更激烈地提議，軍情充然了，忽地一個蒼老的聲音發自人後，冷冷地如着水滴在石板上，擊起一陣清響：

「忙什麼，我們的政府還未到，慢慢來！」

「那班黑帽子娘錢屎將來總要倒楣——一個瘦長條子說：「就是上邊不辦他，他怎麼過活，挑挑不動，田也不會種，只會攤他娘臭架子，結底只有餓死！」

「本來嘛，賺銅細要費力氣格嘍，」另一人接口：「有勁就便當，一撈一把，一撈一把！」

遠慮的人在憂心米價將賤，假如你告訴他高來高去，沾不到光，樣樣賤倒好過日子，那個響背甲長會告訴你：「以前米賤，農村家家要量米吃，苦的不得了，現在米貴倒家家有吃糧，田也轉轉債也還清。往後恐怕又要像前一樣，拚着命還吃不飽！」

過了四五天，此地還是照舊軍在濁雲裏，無大變動，物價有一時跳的發狂，大家以為儲備票裏不住了，米高利兩百萬一石，然而忽地又跌下來，低至四五十萬元；聽說票子仍可用，無錫那邊又有大批屯糧從日軍手裏賣出來，此外有麵粉，還有布，都大賤。

和平軍改了番號，火車有時停駛，聞丹陽一帶專有人在破爛路軌，米麥市價跌後又漲，忽而小，旋又同上，至七十萬元立停，米行門市蕭條，老開個個哭喪臉，一交跌得說不出苦。

客有自無錫來者，大家爭着問消息，據說無錫已有兩軍開到，其實來的是誰沒人知道，第一日入城，民衆夾道歡迎，爆竹轟天，不到三天，街上就走了樣。丘八大爺三三兩兩，闖進一家舖舖店，選兩只名牌的手錶，售價五百萬元的，他只給拾元法幣。揚揚而去，你要爭論，他勸回身一瞪眼：「媽那的，還是老票，你不收！」你說差的太遠，他拉開巴掌：「戰前你這賣多少錢？」你要再支吾，他就奪過法幣，扛個子也不給，還要罵你黑心！

還有一椿笑話，一個穿武裝的，持一張三百萬元的空頭支票，到一家銀行裏去支取，銀行裏一查，沒有這個戶頭，白送三百萬怎麼肯，而且此例一開，後患無窮，那人一定要，手銜柄在櫃台上敲，駭得人屏息如散，打照呼不行，一定要，無法一面叫人數着，自己在後門到隊部裏去請示，問有無這種規矩，營部長官大怒說一定是奸民攪事，立派八個弟兄往捕，人車俱到，穿武裝的奸民企圖脫逃，被鎗打傷，經理為免結冤仇送入醫院救治，明日營部開來一張單子，要索保安費五百萬元，銀行未，只好款業！

故事呢，還有但已超過你所要的字數，留着以後再說吧。此地民衆，多麼恆念自己的政府！他們已含苦茹辛地忍受了八年，然而還得等着，現在來的並不能他們可希望的，我又多說了一句，打仗！

民衆週刊

創刊號

三十四年十月十日出版

每冊國幣四十元

外埠郵費另加

版權所有

編輯兼發行者

民衆出版社

社址 南京路永安新廈三樓
通訊 上海郵政信箱三三〇號
電話 九八三四三 九八三四四

總代發行

中國文化書報社

上海南京路永安新大廈三樓

總經理

國際書報社

△每逢星期三出版△

中央宣傳部登記呈請中

上海特別市黨部備案中